

我的生活

第二
玉祥
馮

三戶圖書社刊行

1944

目次

第二十一章	倒袁之役……………	一
第二十二章	從四川到廊房……………	二三
第二十三章	討伐復辟……………	四三
第二十四章	武穴停兵……………	五八
第二十五章	在常德(一)……………	八〇
第二十六章	在常德(二)……………	一一七
第二十七章	饑困線上……………	一三六
第二十八章	督陝……………	一五九

第三十九章

督豫

一八六

第三十章

窮困的陸軍檢閱使

一〇三

第二十六章

非常戀(一)

一一一

第二十五章

非常戀(二)

八〇

第二十四章

短穴射矢

正八

第二十三章

捕魚射報

四三

第二十二章

發四川腔調氣

二二

第二十一章

圖畫之對

一

目次

第二十一章 倒袁之役

轉瞬就到了一九一五年的年底，陽曆除夕這天，我在裂面溪住着，派人買了一些鷄鴨魚肉，預備同旅部的參謀副官書記軍醫軍需各處的人員聚餐，想不到黃昏時候還未坐席，突然接到由順慶轉來陳將軍一個電報，說順慶第四混成旅的隊伍已經開拔，要我迅速趕去接防，並說隨後還有電報給我。

我接到電報，當即連夜出發，剛到順慶，即接到成都電報，說雲南蔡錕即將起兵討袁，接着一電報，說雲南護國軍已經於十二月二十五日誓師，稍停又來一電，說雲南護國軍分兩路出兵：一路取道貴州，經鎮遠以出湘西，由李烈鈞將軍率領；一路出四川，由蔡松坡率領，兩路之中又各分數路，轉眼之間接到三個緊急的電報，真出乎我的意外，這回雲南起義的消息，想北京和成都方面早就知道，他們於一天又一天，妄想可以掩藏過去，直到看着實在捺不住了，纔將消息電告各方，最後又來一電，要我向成都開拔。我接到這個電令，心裏萬分的不好受，無論如何，我是絕對不能站在帝制的這一邊，去和護國軍爲敵的。要不然，潯州起義我們幹什麼來着？但是在我們前面只擺着兩條路：一是隨陳將軍的態度爲轉移，陳將軍怎樣，我們也就怎樣。一是

拒絕陳將軍的命令，自己單獨主張。若是不問是非，只以陳將軍的態度爲轉移，這與我平素的思想意志絕對違反，不消說我是死也不肯幹的。可是，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將開拔的命令乾脆拒絕，則此次隨我出來督察者僅有一混成營，其餘都留綿陽及陝南一帶，目前力量上絕不允許，我萬萬不能作這樣幼稚的舉動。這樣的情形，使我陷入很深的苦痛中。我抑制不住我感情的奔放，當我拿着電報給隊官姜瑞庭排長韓占元等人看的時候，我一面和他們講說着上述困難的處境，一面不禁悲壯的流下淚來，當時姜瑞庭和韓占元他們向我說道：

「旅長！我們處境太困難了，你的苦衷正就是我們全體官兵的苦衷，您說怎麼辦就怎麼辦，目前最要緊的就是別讓他們繳了我們的槍，慢慢的再想辦法。」

這位隊官姜瑞庭自我在二十鎮八十標時即隨我當兵，能寫能算，爲人精明幹練，排長韓占元勤勞耐苦，長於拳術，他倆是當時初級官中最明白事理最奮發有爲的人，所以我特意把這些話和他們說一說，讓他們亦能思索一番，有所準備。

在這裏我再說一說我們一旅人的分佈情形：第一團一混成營駐漢中，一營分駐綿州和羅江兩處，第二團一二兩營分駐陝西的褒城和沔縣，第三營駐鳳翔。騎兵一營在西安，砲兵駐綿州，——但砲已經分開。我自己率領着在順慶的只有一混成營而已，這次隨我在左右的人員，有蔣鴻遇、張之江、李鳴鐘等幾位。這幾位雖不敢說是智多謀，但却是真心誠意，竭其才能爲國家爲人

民効忠盡力的。所以我們商量的結果，是堅決的站在革命的立場爲國奮鬥，但不可鬧到被人繳械的地步，本着這個原則，於是我們寫了三封很長的信：一封給陳將軍，詳述對護國軍不可開仗的道理，並說第二十鎮有光榮的革命歷史，您是作過第二十鎮的領袖人物，應當愛惜這段可寶貴的歷史，繼續向前努力。只要您不與雲南的義軍開仗，那無論情形如何困難，本旅全體官兵必犧牲一切，擁護您到底。第二封給劉一清先生，那時劉爲督署總參議，上面已經提過，信上說，您和蔡松坡將軍是好朋友，您是真正愛國愛民的革命黨黨員。當此千鈞一髮的時機，務要努力影響陳督，說服陳督，一要設法使陳督不與雲南義軍開仗，二要進而做到與蔡合作，助其討伐帝制，維護共和民國，必如此，方對得過許多的先烈，方能符合您的素志。第三封給蔡松坡先生，說您的主張光明正大，我們極爲敬佩，不過我們隊伍力量單薄，又處重圍，受着很厲害的壓迫，事實上不能立刻有所動作，但必定竭力設法避免和您打仗，不久的將來，亦必尋求機會和您攜手，共同負起打倒帝制的任務。這三封信寫好，由蔣鴻遇和張之江帶着直奔成都，先去謁見陳督和劉一清先生，而後再赴自流井，設法找蔡先生，面陳一切。

在這裏要補說的，是蔣鴻遇和松坡先生原是好朋友。當松坡先生任雲南軍務處總辦的時候，蔣爲雲南騎兵營營長，常在一起下棋，過從甚密。思想感情都很投合。蔣爲河北省固安人，保定軍官學校騎兵科畢業。

一九一六年元旦的晚上把上述的事辦好，第二天隊伍即由順慶出發，取道蓬溪、遂寧、安岳，開赴內江待命。同時調令綿州羅江的部隊由成都向內江集中，這一路都是石板路，即說由硬鋪石而成，十分窄狹，行經各地，皆土壤肥美，物產豐富，內江尤有一個特點：周圍幾十里路，盡是紅土，漫山遍野都種着甘蔗，內江城裏東西街達數里之長，幾乎家家鋪子都陳列着冰糖，一座座堆成糖山，晶瑩剔透，使人目眩。大塊冰糖有重至五六十斤者，走了多少地方也沒有見過這種光景。製糖也是家庭手工業，幾乎每家都製造。法用一種碾盤，周圍大有數十步，中間高出二尺許，邊上有石槽，槽下盛着木桶，碾出的蔗汁盛入桶中，而後用鍋煮熬，距內江很遠的地方，即先已看見這種碾盤。四川是富庶的地方，但其富庶決不是憑空來的，比如，別的地方也有紅土，但並不見有人大量的種甘蔗。這也許是因為氣候不適宜，也許是因為人不肯努力。一地的富庶與否，天然與人力都同樣是決定的因素，決不該一概委之於天。我們到達這裏，唐繼堯、劉顯世、蔡錫、李烈鈞等聯名的討袁通電，內江的報紙上已經發表。密雲不雨的局面，至此算完全揭開了。

這個時候，伍祥禎的第四混成旅已由成都開向敘府佈防。（伍曾為二十鎮三討袁協統，與陳將軍有歷史關係，）此外張敬堯的第七師也從漢口宜昌取道重慶向涪州前進，馬繼雨的第六師則由湘西開入貴州；這兩路由曹錕任總司令，曹本人駐重慶。他的第三師一旅撥歸馬繼雨指揮。

還有吳佩孚一旅則隨曹入川，復由重慶開向綦江方面堵截。（後來有人說我是吳佩孚的部下，其實我此時已爲混成旅旅長，直屬陸軍部，共有十營，而吳不過爲一步兵旅長，只六營，無論地位資格我都在吳之上，何得反謂我是吳之部下？這完全是不明真相的人底妄測。）

成都方面陳將軍的態度始終是搖擺不定，徘徊觀望。若響應義軍則對隨同入川的各部不能信任；不幹，又違背自己良心，而且曹錕張敬堯各部相繼入川，亦予他不小的威脅，至於他的左右分成對立的兩派：一派主張討袁，響應雲貴的獨立，首領是總參議劉一清先生，一派主張擁袁，討伐雲貴軍，完成洪憲帝制，首領是陳將軍的參謀長張聯芬等。論起兩派勢力。可說不相上下。一清先生和我是多年舊識，志同道合，灤州起義時我們曾共患難，此時精神上自然完全一致，張某則同陳將軍的兩個旅長很要好，意見亦相接近。另一方面劉爲日本士官學生，代表『洋貨』，張則陸大畢業，代表『土貨』，又劉爲陳將軍嫡派，張則爲雜派，如此，在陳將軍左右互爭雄長，暗潮甚烈。陳本人猶疑二者之間，見劉一清先生則說我們應當倒袁；見張某等，則又說我們應當擁袁。完全陷入辛亥革命時張紹曾將軍所處之苦境。同時，一方面祕密的和蔡松坡先生等信電往還，一方面又常常給老袁作報告。

那時候自重慶以下，宜昌以上一段江面，每有船隻經過，兩岸山上即開槍射擊，而忠縣一帶尤爲劇烈。過往軍隊吃了不少的虧。人們揣測不定，有的說此事是熊克武部隊所爲，又有說是蔡

松坡早先埋伏的奇兵。我在內江奉了命令，負責調查各方面動態，每天派三班五班的偵探到自流井以至敘府一路調查，只在內江住了幾天，陳將軍即又電令我率部開駐瀘州。

這工夫蔣鴻遇和張之江已經回來。松坡先生有親筆信交他們帶來，對於我們的處境很是了解，說只要我們能和他們合作，一切都不成問題。並說希望我們駐在瀘州，較為方便。因為瀘州是在資江和長江之間，四面都是山嶺，爲入貴州和雲南的要道，地極險峻。在這次的戰事中，此地實有重大的戰略意義，他的信措詞極爲親密，完全把我們視如同志。

向四川進攻的護國軍是蔡松坡先生統率的第一軍，劉雲峯的第一師團爲先頭部隊向敘府進攻。我們的隊伍開到瀘州的時候，蔡先生已率部隊挺進納谿，劉雲峯已經攻下敘府，伍祥禎的第四混成旅遭了慘敗，紛紛向自流井和瀘州潰退，時張敬堯的一師人駐在瀘州東面五六十里的地方，吳佩孚的一旅在綦江緊跟在張敬堯的後面，熊祥生的部隊（川軍）正向瀘州開來，劉存厚師則駐納谿附近。我極欲與劉雲峯接洽，免得發生誤會，劉雲峯雖然帶的是雲南隊伍，但他本人却是河北省人，和蔣鴻遇有同鄉之誼。蔣鴻遇知道劉有一位表弟董某，蔣即冒董某之名，向那邊叫電話，（是用電報通話）那邊接電話的是劉雲峯的參謀長張璧（現已當了漢奸）。電話叫通，兩方開始談話。這邊把和蔡松坡先生接洽的經過，以及避免衝突的意思說明以後，不料那邊的回話非常不客氣。劈頭一句就問道：「你們是幹嗎來的？」蔣說：「我們是奉命而來，出於萬不得已

已過我們的困難松坡先生已經完全諒解。」那邊就說：「你們只有兩個辦法：一個是即刻通電辭袁，一個是立刻繳械，此外再沒有辦法！」蔣說：「合作是不成問題的。但是我們前後左右全是袁氏的嫡系部隊，我們是處在重重的包圍中。若要公開表明態度，事實非有一個相當期限不可。這情形是不能不考慮的。」蔣鴻遇平心靜氣的這樣說着，那邊却打斷他說：「不是通電，就是繳械，再沒有別的話說！」說完，掛的線已斷，再叫也叫不應了。

想不到松坡先生表示的那麼好，而張璧藩的態度却傲慢一至於此。我們覺得十分驚異，認為不可解，暫時即決定固守瀘州，一切待後再說。這時候指揮系統極其紊亂。北京統帥辦事處和參謀部，成都陳將軍，陝西陸將軍，重慶曹總司令，各方面都不斷的給我命令，命令各不相同。陳將軍來電叫我守自流井，統帥辦事處的電報叫我趕緊收復敘府，陝西陸將軍的電報又叫我國守瀘州。自我帶兵以來，指揮系統再沒有比這時候再複雜再紊亂的了。我一天到晚連續不斷的接到各方面幾十道不同的電令，弄得頭昏眼花，不知聽誰的才好。有時甚至同一方面的來電，竟然先後給我幾個完全不同的任務。比如陸將軍那裏，先來一電，要我守瀘州，待一回，再來一個加急電，說：「着該旅長迅速收復敘府；」一稱停，又來一個十萬火急電，却又要我星夜率隊到自流井。同時陳將軍那裏也來七個八個命令，會兒叫開自流井，一會兒又叫守瀘州，一會兒又說若情形許可，須速攻敘府。忽指東，忽指西，情

形和上述的一樣矛盾而紛亂。弄得我沒有辦法，只得發電陳將軍詢問我究竟應該聽那一方面的那一條命令。最後陳將軍的覆電是要我攻敘府。同時，張敬堯師正向瀘州前進，也是壓迫着我速攻敘府，並且暗示我，無論如何不得遲延推託，我考慮的結果，決定把隊伍開往南溪。到了那兒之後，再斟酌情形，決定行止。

從瀘州出發的時候，請蔣鴻過去見劉雲峯和張某，作第二次的接洽：第一約定彼此不打，萬不得已時只放朝天槍；第二，只要有機可乘，我即通電表明態度；第三，說明張敬堯與佩孚他們的隊伍在後面緊逼着，我實在無法延抗命令；第四，說明和松坡先生接洽的經過。已說妥我在瀘州相候。

我帶着隊伍出瀘州才不過十多里，就看見漫山遍野盡是敗退下來的潰兵，看光景，我心裏猜想八九分是第四混成旅的老爺兵，派人一查問，果然是伍祥禎的隊伍，在敘府接觸後潰退下來了。可是這時他們官們身上穿的已不是綢緞，而是本地老百姓的破舊衣服，雖然狼狽不堪，還坐着轎子，有的是老百姓抬着，有的教兵們抬着，一點沒有放下平日的官架子，兵們穿着一身的又破又髒的衣褲，有的光頭赤腳，連鈕扣也沒扣上，有的腰上束一條皮帶，有的背着槍，却沒有一粒子彈，傷兵癱着腿，掛着胳膊，無人過問。官是官派，兵是罵派——一路走着，一路不停口的狠罵他們的官長：「他媽的兒子，吃是你們吃，喝是你們喝，撈錢玩兒樂全是你們的，到了今

「夫你們還要擺官架子，不顧我們死活！」又因伍祥禎是雲南人，而他的兵則全是北方人，故罵他們旅長有意帶他來送命。嘈嘈雜雜的罵着，大家你推我擠，踉蹌的奔跑。這情形已經沒有半點「爺爺兵」的樣子。倒成了真正的「孫子兵」了。訓練軍隊，最要緊的就是實做實幹，切實技能，和軍風紀上用功夫，一刻也不容懈怠，一刻也不容放縱，平素能刻苦訓練，戰時才能操勝算，握左券。如果平時驕奢怠惰，養成習慣，一旦有事，即只有敗潰之一途。第四混成旅的敗潰，主要的原因就是平素缺乏教育，官長荒唐，士兵恣縱，彼此之間生活又懸殊太甚，自上至下，離心離德，一片驕奢浮華的風氣。作戰之先原已注定了失敗的前途。今天所見的結果，一點都不是意外的。

這一晚在瀘州和南溪之間的一個地方宿營，是個無月無星的黑夜，第四混成旅的敗兵亦同宿此地，睡至半夜，忽然人聲嘈雜，前面一個村莊上火光燭天，接着就聽到嗶叭的槍聲，第四混成旅的官兵都驚慌起來，叫號奔竄，秩序大亂。我們十六混成旅却不作一聲，不動一動，聽着官長的命令，一一魚貫地進入白天所築的溝壘中。（蓋日間已有準備，設有意外，如何應付，都已籌劃定當）等了幾個鐘點，慢慢平靜下來。纔知道是前面一個村莊上失火，並無別情，至於槍聲，是那村上的民團所放。司馬懿稱讚姜維統軍「在夜不驚，聞變不亂」這實在是軍隊必要的精神，我們這次所以能夠鎮定，一因平素有訓練，有教育，二則也因有準備，每個人心裏都拿穩了應付

的辦法，所以臨事毫無恐慌的心理。若不然，也是沒法可以維持秩序的。

我們剛走到南溪（距瀘州九十里）蔣鴻遇即由劉張等那邊回來，劉張他們的答覆仍是立刻表明態度和繳槍的兩條路，此外，並說何以蔡將軍叫我駐紮瀘州，現在又向南溪開拔呢？這樣不成！蔣鴻遇自以為和劉雲峯熟識，可以好說話，不料他竟抹煞一切，把我們當做俘虜看待，種種盛氣凌人，無法叫人忍受。但我們思前想後，也決不欲以意氣而值大事。當即停止前進，重新進返瀘州，權將第四混成旅的潰兵設法予以收容。費了將近一天的工夫，方始收容竣事，交給了他們原來的長官。同時又打一電報給陳將軍，請示處置辦法。陳因與伍祥禎是老朋友，未便將他懲處，只覆電叫我負責重編，等我改編完竣，又電令我將該旅開回自流井待命。我把這事辦完，即奉令在瀘州建築工事。當派李鳴鐘帶一營人在瀘州西南二十里名叫龍頭關的地方掘築溝壘。不久的工夫，成都陳將軍又派省防軍改編的熊祥生一旅來瀘州接我的防。這位熊旅長三十多歲，南方人，和劉、清先生是朋友，為人精明敏捷，是一把好手。當天我陪着熊旅長到龍頭關去看工事，不料李鳴鐘把工事做的極其馬虎，所掘壕溝，最深的不過一尺，而且統統都是臥溝。熊旅長看了笑着對我說：「恐怕您不打算守瀘州吧？」我問何以言之。他說：「這樣的工事怎麼能夠作戰？」我料他已經猜測出我們實情，故只說：「我們橫豎走了，你看着再改造吧。」這樣越趨越了過去。其實這是李鳴鐘的大意，倒並不是我有意為之的。

這時劉存厚的一師駐在瀘州上游的納谿，有一天，他將幾十萬發子彈從資中運來，經過瀘州，劉爲人富有革命熱情，識與不識都知道，那時一般人傳說劉和雲貴軍已有聯絡，即將發動；也有人說並沒有這回事。總之謠言很多。於是有的人主張把東西扣留，又有人主張放他過去，不必管那些閒事。後來有人打電報給陳將軍請示辦法。陳先覆電不准放行，但待不到幾點鐘，又來一電說准予放行。陳將軍舉棋不定，左右搖擺的情形，於此可以顯明的看出來了。

張敬堯吳佩孚以及在重慶的曹總司令仲三，對於我和護國軍的往還恐怕已有所聞，對我壓迫更加厲害。張敬堯吳佩孚等都有話給我，要我立刻前進，攻取敘府。張敬堯並威嚇我說：「你若不前進，那你快讓路，我們上去，」他這是看我兵力弱，存心要欺凌我，壓迫我。同時成都陳將軍，陝西陸將軍，以及北京統帥辦事處也都連電催促，非要我進攻敘府不可。我說我們兵未集中，準備未妥，任我怎麼說，他們都不聽。我此時部隊雖名一旅。實際所帶不過步兵兩混成營。在川各部隊之中，算我們十六混成旅兵力最爲薄弱。處此情形，勢已無可推延，只得率部再開南溪。原來這次定的計劃是三路進攻敘府：成都派丁搏霄團從犍爲前進，伍祥祺旅從自流井前進，我自南溪前進。情形如此的嚴重，我接受命令不好，不接受命令也不好。乃第三次派蔣鴻遇去見張璧等商談一切，蔣去王之後，老不見他回來。我以爲一定是那邊把他扣下了。及至我們進至敘府附近，纔遇蔣回來。所談毫無進展，完全和上兩次一樣。我們軍隊一面進發，一面仍派了人去

通知劉雲峯先生，請他自動退出敍府，只要我們站穩腳步，隨即撤退，請他千萬不要誤會。於是
一面前進，一面放着朝天槍。打了一天，進至敍府附近的催科山。蔣鴻遇復偷偷將所攜炮彈倒入
山溝中，乃詭言彈完。並又派人通知劉雲峯，我們即要撤退，請他堅持陣地，不必繼續後退。我
們即經南溪，富順，直退至隆昌。同時丁搏霄部也由犍爲一路向敍府打了一下，隨即退出，我問
他打的如何，他哭道：「沒有什麼，我們就是打仗弱一點，」丁是段先生得意學生，我看他也是
不願意打這無謂的仗，若參加另一種戰爭，他必不如此。

在這裏，有幾件瑣事可以插敘一下。

我們旅裏有一個排長名叫許驥雲，爲號兵出身，他在二十鎮駐新民府時是第一名號手。這回
攻敍府之役，他以官長地位，竟臨陣棄械而逃，本當治罪，因他自首悔過，故宥恕了他。

我們從催科山撤退的路上，走到一個村鎮，這天是陰曆正月初一日，當晚在一座小廟中歇
宿。那廟很簡陋，張之江和蔣鴻遇住在正屋，隔着神龕，一個人住一邊；我住在對面的小屋
中。沒有床鋪，臨時找來幾把稻草，舖在地上。我躺到地鋪上，剛要朦朧入睡，忽然聽到對面屋
裏哈哈的笑聲，笑的極是熱鬧，把我的瞌睡也笑醒了。我就起身過去，問他們笑什麼事。張之江
笑着說：「我們正談說，我們不過兩混成營的人，四面這許多老袁的心腹部隊團圍着我們，
可是我們敢去和蔡松坡先生去接洽，敢合劉雲峯開談判，敢和陳將軍那麼表示，敢和劉一清先生

那麼要求。我想除了我們，目今中國再沒有第二個隊伍這樣膽大，這樣敢做敢當了！」說罷，三個人又有趣的笑起來。蔣鴻遇說：「平日旅長有一個辦法，我總是不佩服。就是每次招收新兵，您總要到場，親自一個一個的驗，一個一個的問。我想這種事，交給別人辦不就行了，何必定要親自去考驗呢？到了現在，我才看出益處來了。現在我們這些弟兄，每一個人都是鐵打的身體，鐵打的心性，而大家都像鐵環箍着似的，幾千個人一條心。若不是旅長下過那一番功夫，怎麼能有現在的地步！」說着又笑了一會。

第二天一早起來，第四混成旅一位劉團長到小廟裏來找我。他是第一團團長，見了我，就下跪磕頭。問他什麼事，說是他一團人，潰散得一個也不剩了，現在不知道怎麼辦才好。我說：「你們旅長現在自流井，你去找他不好嗎？」他說：「現在的事，我看他也不見得有辦法了。我打算到重慶去找曹大帥，您說可以不可以？」我說：「那好極了，你去就是了。」他却要我給他一個命令，不然他不能去，我堅持不肯，說：「我怎麼可以給你命令？你自己去好了。」他說：「您不肯給我命令，只求您說個可以，我才去，只求您說個可以。」同時蔣鴻遇和張之江也幫着求說，我就只好說「可以去。」他伏在地上又磕頭，而後走了。過不久又來了孟寶臣等四個營長，也來要求我給命令，讓他們去找曹大帥。他們走到江安，即被劉存厚拘捕，一一殺死了。（時蔡松坡先生駐納谿，劉存厚部駐江安，相距不遠。）他們平素對士兵不訓不練。不管不愛，